

第十九章 辯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一開口就著了個軟釘子，這堂堂三司感覺竟是什麼都沒法發問了。三位大人對視一眼，看出對方心中的惱怒，此次範閑毫不講規矩地將禮部尚書郭攸之掀下馬來，實在是惹怒了許多京官，幸虧大多數官員看在宰相與範尚書的份上不敢如何。

但這三位大人各自背後，各自心中卻另有來頭，另有盤算。

許久之後，刑部尚書韓誌維忽然寒聲問道：“昨日禦史上章參你，範奉正可曾知曉。”

“知其事，不知其詳。”範閑平靜應道。

韓誌維盯著他的雙眼，問道：“範閑，你不要仗著你的些許才名，身後背景，便如此狂妄。也不要以為老夫會相信你揭此弊案，真是一心為國為民，若你不將自己在春闈之中的齷齪行徑交待清楚，休怪老夫對你不客氣。”

範閑皺了皺眉頭：“大人此話倒是有些問題，若下官在春闈之中做了什麼，難道還會甘冒奇險，將此事上奏朝廷？至於齷齪二字，原物奉還，不敢拜受。”

“大膽！”三位大人齊聲痛斥，在京中這麼多年，哪裏見過如此狂妄的後輩。韓誌維氣得胡子直抖，痛罵道：“不要以為這滿城京官都會懼怕你身後背景，須知本官能夠執掌刑部八年，靠的就是一身正氣，而不是你這市恩恐嚇的手段。”

範閑好笑說道：“查案之事，在乎實據，哪有像大人這般慷慨激昂發表議論的作派？下官實在好生不解。”

韓誌維氣極反笑，說道：“好好，那本官來問你，二月十六日，你是否去過同福客棧？”

範閑知道他問的是那個雨天的事情，微笑應道：“正是。”

“你是不是去見了楊萬裏等四人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楊萬裏在春闈入院之前，你是不是曾與他耳語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你身為此次春闈居中郎，身負監場糊名重任...罷。本官直接問你，楊萬裏是否被錄入三甲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當日院外，有多名人證可以證明你已經查出楊萬裏有在衣衫中夾帶。你為何放他入考院？”

範閑心頭一笑，心想那件網衣自己早就交待王啟年讓楊萬裏毀了，哪裏會有絲毫擔憂，說道：“此事決然沒有。”

“沒有？”韓誌維大怒發問。

“正是。”

“好好好，那本官問你。告日考院之外，那麼多考生被搜出了舞弊之物，你是不是依然將他們放了進去？”

範閑微微一凜，知道這事往小了說連事兒都算不上，但如果對方真的咬住這點不放。確實有些麻煩，但依然沉穩應道：“正是。”

“好。”韓誌維有些黑瘦的臉上閃著某種光彩。盯著範閑的雙眼，寒聲道：“既然你都承認了，那本官隻好收你入獄，留待詳察。”

範閑異道：“下官承認了何事？”

韓誌維皺眉，冷冷道：“我問你的話。你全部承認。此事顯而易見，五品奉正範閑。身為春闈居中郎，暗中與考生楊萬裏等諸人勾結營私舞弊，視律法如無物，視聖恩於無物，實在是膽大包天。”

範閑眯眼看了這位尚書一眼，辯解道：“下官何曾承認過？不錯，下官確實在二月十六日見過楊萬裏，那是因為下官欣賞此子才學。其時弊案爆發，若下官真有徇私之嫌，又怎會在當日就去與他會麵？而且會麵的地點就在同福客棧，其時學子雲集，難道我就不怕旁人閑話？”

他笑了笑說道：“既然下官敢去，雖不敢說就能以此證明下官心中一版霽月清風，但怎能以此斷定我與楊萬裏有勾連？好教老大人知曉，我與楊萬裏第一次見麵，便是在考院之外，若說事先就有所勾結，實在是冤枉。”

“那你如何解釋私準夾帶學子入考院？”

範閑微微皺，眉心想當時看見的人太多，全怪自己太沒將慶國的春闈當回事，所以行事才如此囂張，無奈地搖搖頭道：“因為下官受監察院所托，要暗中盯著那些科場之上的貪官，所以不好因小失大，至於其中詳細緣故，尚書大人大可發文去監察院令他們細細道來。”

韓誌維怒哼一聲，心想監察院是皇帝陛下的特務機構，自己如何去問？他越看範閑那張漂亮的臉蛋越是生氣，將簽筒一推，大聲喝道：“罷罷罷，竟然你不肯認，來人啊！給我打這個無恥之徒！”

...

“打不得！”

堂上同時有兩個人說出這三個字來、其中一位是大理寺少卿，他苦笑勸著刑部尚書，眼前這後生仔可不是一般權貴子弟，打，那是萬萬打不得的，自己身後的貴人也隻求能夠教訓對方一把，治對方那樁罪名，哪裏敢打？

尚書韓大人稍一冷靜之後，才想起來範閑不止是宰相的女婿，尚書的兒子，更是陛下極欣賞的一代文臣，而且韓誌維身處六部地域，哪有不知道林婉兒身份的道理。被兩位同仁提醒之後，韓誌維不免皺起了眉頭，若真的把範閑打出個所以然來，自己還真不好向宮裏其他的貴人交待。

接著三位大人卻有些好奇，另一個說打不得三字的...又是誰？三人往堂下望去，才發現範閑正滿臉無辜地看著己等。

大理寺少卿有些好笑，忍不住開口問道：“為何打不得？”

範閑誠懇解釋道：“下官是舉人出身，依慶律不用下跪，問話時不得隨意刑訊，故而言道打不得，不然若明日禦史大人來興趣，參韓尚書一個不遵慶律，那豈不成了晚生的不是？”

審案三人中的都察院禦史大夫郭錚其實是郭攸之的遠親，上參奏範閑的，他就是領頭之人，此時聽著對方言語中帶刺，不由寒寒笑了起來，輕聲說道：“範大人不止才學了得，連慶律也熟得很，但你可知道，慶律首疏中，有十五大罪，是可以不用理會你先有講的規矩的。”

這位禦史大夫自然也不會真的敢對範閑用刑，但是用言語恐嚇一下，出出這些天裏京官們的鬱悶氣，倒是很願意做。

範閑搖搖頭，仍是滿臉無辜道：“依然打不得。”

大理寺少卿是三司中與科場弊案牽連最少之人，不免好奇道：“事涉大罪，小範大人又不肯開口自辯，這堂上為何還是打不得？”

範閑卻依然玩了招千言萬語，不如抬出監察院的把戲，誠懇應道：“事涉院務機密，下官未得監察院相關職可允許，實在是不敢詳談。”

這案子審的，實在是一個憋屈，三位大人互視一眼，看出彼此的忌憚與惱怒，這打又打不得，如何才能讓範閑開口認帳？他們身後積壓的主子立意要讓範閑吃些苦頭，斷沒有就此將他放回府中的道理。

正此時，忽然一位師爺滿臉緊張地從側簾處跑了進來，附到刑部尚書韓誌維耳旁說了幾句什麼。韓誌維的臉色馬上變了，雙眼裏寒光一射，卻又有些隱約可見的畏恨。

範閑微眯著眼看著上麵，體內的霸道真氣早已運轉了起來，卻隻聽見韓誌維回話裏斷開的幾個詞兒而已，隱隱有東宮二字，狠手之說不知道是誰遞了消息過來，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情讓這位刑部尚書如此驚悸難安。

同一時間內，又有兩張紙條傳到了禦史大夫郭錚與大理寺少卿的手裏，郭錚麵無表情地看了一眼紙條，大理寺少卿卻是麵露震驚之色，想了一想之後，竟是起身對身旁兩位大人拱手一禮道：“人有三急，兩位大人先審著，我去去就來。”

範閑心頭一震，是什麼樣的紙條，竟然會讓這位大理寺少卿玩起了尿遁？來刑部之有，範閑早就查清楚了，那位刑部尚書看似公正廉明，實際上卻是東宮的人，大理寺少卿與樞密院秦家的關係極好，而那位禦史大夫郭錚，卻是年青時與長公主有些不清不白的關係，如果不是範閑手中有監察院這種恐怖的力量，一定不知道隱藏了許多年的這層關係。

正思忖間，忽聽著堂上一陣厲喝：“來人啊！太學奉正範閑咆哮公堂，事涉弊案，身犯十五大罪，給我打！”韓誌維尚書臉部肌肉一陣扭曲，似乎下了極大的決心。

此時大理寺少卿早就溜走了，看來他知道接下來刑部的大堂上一定會出現很凶險的局面，而他的主子，根本不想太過得罪範家與宰相。範閑雙目一寒，盯著韓誌維的雙眼冷冷道：“難道尚書大人想屈打成招？”

禦史大夫郭錚的眼中也閃過一絲噬厲之色，喝道：“給我打！”

兩根燒火棍朝著範閑最脆弱的胚骨處狠狠敲了過來，刑部的十三衙門做慣了這等事情，棍下無風，依然凌厲。

範閑臉色帶霜，不動不避，隻聽得喀喇兩聲，腿上褲子不禁力，頹然碎成數片不是他的胚骨斷了，而是兩根棍子齊齊從中折斷，露出森森然的木茬子來！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